

学术小品丛书

程德培

33位小说家

村 王安忆 残雪

铁凝 李晓 苏童

扎西达娃 肖马

谌容 刘恒 林斤

澜 阿城 郑万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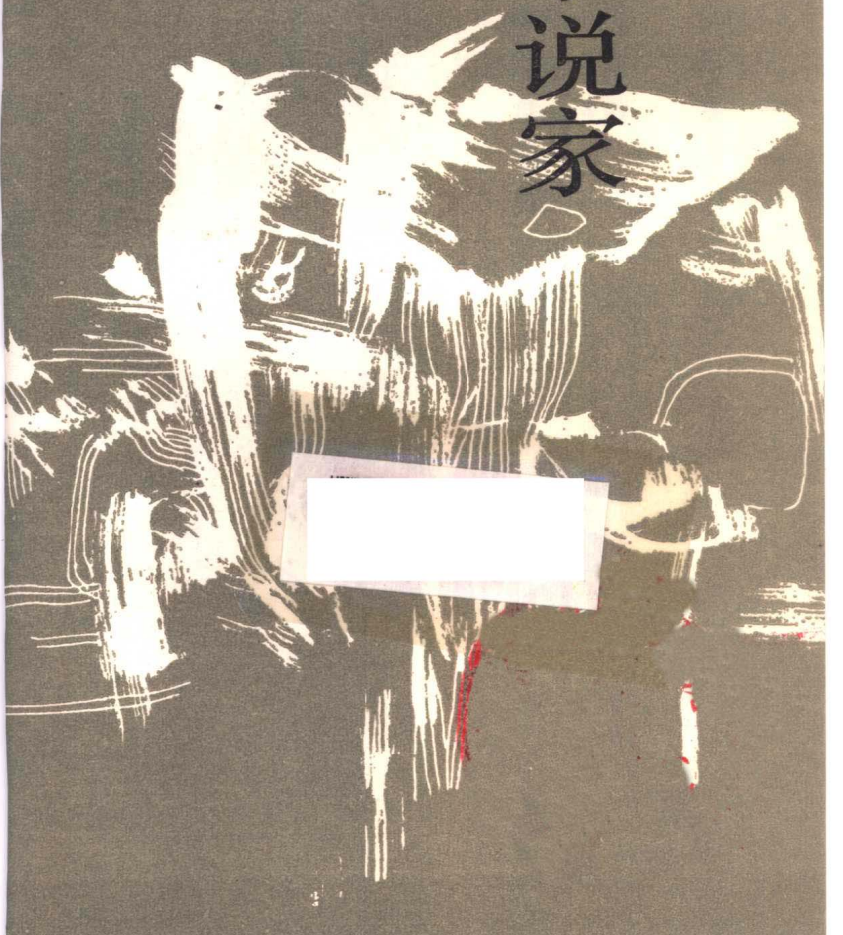
周梅森 高晓声

史铁生 王蒙 张



程德培

33位小说家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张妙夫 靳 斌

33位小说家

程德培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3.38 插页2 字数58000 印数0001—5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70-X/I·257 定 价：1.70 元

“学术小品”丛书编辑旨趣

前人治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现在看来，三者依然不可或缺。最近十年间，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不囿于学科樊篱；一则注重文体实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又得以强调。

本社编辑、出版“学术小品”丛书，乃势所驱使，旨在扬励学术，改善文风，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

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编辑者认为，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有所偏失。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做高头讲章为事，与读书界否隔日甚。前人有曰：文章贵在情趣，此言甚善。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

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

这套丛书以文学、艺术为主，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自然以多样为好。作者学术观点，自是一家之言。是非正谬，见仁见智，读者自辨。

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十种，迤逦相续。区区小品，以期蔚为大观。

1988年3月

前 言

这本小册子记下了当代小说三十三家。我不知道这样写算什么文体，微型作家论？作家印象？作家风格小记？好像都能挨上一点，也都不甚确切。如果哪位读者对当代文坛的小说圈不太熟悉而又想多少了解一些的话，那么本书对他或许会有点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列述三十三位小说家，并无梁山泊好汉排座次的意思。选择这些作家完全是出于写作上的便利，我是挑自己熟悉的作家来写的。所以，即便在我自己的看法中，也不能说这里的三十三位全都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当然，他们自有让人重视的理由。

程德培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于上海

学术小品丛书第二辑

夜思录	殷国明
观察者	梁治平
诗界十记	夏晓虹
门外谈禅	葛兆光
自由注解	蔡翔
女人和小说	黄梅
书话与闲话	李庆西
扩张的王国	李兆忠
33位小说家	程德培

目 录

前 言.....	1
贾平凹.....	1
汪曾祺.....	5
马 原.....	10
张 炜.....	14
矫 健.....	19
莫 言.....	23
李杭育.....	27
何立伟.....	35
陈 村.....	38
王安忆.....	42
残 雪.....	46
铁 凝.....	50
李 晓.....	54
苏 童.....	58
扎西达娃.....	64
肖 马.....	67
湛 容.....	69

刘 恒	75
林斤澜	78
阿 城	82
郑万隆	85
周梅森	89
高晓声	94
史铁生	99
王 蒙	101
张承志	104
施叔青	107
韩少功	110
黑 孩	112
梁晓声	115
蒋子龙	118
格 非	122
阿 成	129

贾平凹

认识贾平凹至今，似乎有好长好长的时间了。早在一九七七年，我刚开始认真阅读的当代小说，可首推贾平凹的小说，如果要算一下作为一个读者，我第一次与作家的通信，也是贾平凹，而我作为批评习作的第一篇文字，依然谈的是贾平凹的小说。从七七年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期间，我和平凹通了许多信，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却没有见过面，当然也就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文学或者其他什么的。

记得我在最初的评论中这样谈到贾平凹的风格，认为他的小说清新、自然，讲究真情实感，无说教与故意雕琢之痕迹，在当时还是一片嘈杂声的文坛上，这无疑是很可贵的。还记得贾平凹在当时给我写得许多信中，每每要谈到感情真挚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多年来，无论是

他的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他的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都是坚持着这一追求的。我们如果从这一要求或视角来评贾平凹的作品，恐怕是会有所发现的。

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几乎是有点一律的关于衡量文学作品的要求，似乎也有其含糊不清的地方。比如：什么是情感的真伪？衡量真情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读者被打动了、被感动了、为此而流出了眼泪就一定说明文学作品有真情了呢？这里的确是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再比如，最近一段时期，有些作品主张真实地反映人的冷漠面甚至是不乏残酷的一面，难道这些关于人的冷漠的真实反映不也是一种真情吗？不同样也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吗？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平凹的小说是有过怀疑的。我不是怀疑他的这种真情，而是怀疑据此品评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此同时，我记得对贾平凹私下里的批评也在发展，概括起来就是没有深度，这种意见如果要翻译一下的话，就是指贾平凹的作品没有提供评论家们展开理性翅膀的机会，我知道很多评论家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何况这一段时期里哲学风、玄学风还是

很盛行的呢。

幸好，贾平凹的作品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自《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开始的一系列中篇为作家赢得了新的声誉，平凹作品的文化开掘已引发了一批相当不错的评论，其中以李陀那篇长长的评论为代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人们对贾平凹作品的称赞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我这个热心的读者却关心着另外一个问题，即贾平凹小说的故事模式的顽固性。贾平凹连续十几个备受称赞的中篇无一例外地遵循着这样一个故事模式，即情感、爱情婚姻，分分合合的时间模型和两个男的与一个女的或一个男的与两个女的空间模型。这样一种时空构成的框架体现了贾平凹创作中相当隐蔽的传统模式与非实验性倾向。这也是为什么贾平凹的作品一方面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却又能受到专业评论的欣赏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除此之外，依我看，贾平凹创作上一个更值得重视的成就还在于他的散文，自《月迹》始，对他的丰厚的散文创作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不过，如果谁要看一下这方面的

评论，恐怕要数陕西的评论家费秉勋为最了。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我与贾平凹的认识交往很早就开始了，读他的作品也很多，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却至今未写出一篇像样的贾平凹论，这实在又是一件遗憾之事，如同我们至今未见面一样。

汪曾祺

七年前，我曾写过评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文章，题目为《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关于汪曾祺小说的评论文章中发表得比较早的一篇，当时我自以为还是写得不错的。但七年后的今天重读，自感已没有多大意思了，若硬要说还有什么的话，无非也就那么一段，现摘引如下：“我以为，汪曾祺作品真正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作者简单地写出了地方风光、水乡色彩，也不在于作者单纯地写出了人物的善良。而是在于将这美丽的乡土、故乡人朴素而美丽的灵魂和时代的重压糅和在一起。他写美好的灵魂、美好人的事情，总不忘却它们都是存在于不美好的环境里，作者写的是逆境中的顺境，抑郁的乐观主义，写出的是时代阴影遮掩下的劳动人民的苦处。”我以为，今天读这段话，也能看出汪曾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从这一点出

发，我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在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中，很少有人像汪曾祺那样能在明快的色调中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时代的阴影、寒气和忧郁。自然，七年前的话只是有道理而已，要说精彩是绝对没有的。

关于汪曾祺小说的精彩评论，倒是后来许多评论家所写的，比如季红真的那篇《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和《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季红真的评论肯定要比我的那篇出色的多，别的不说，仅人物论，她能透过汪曾祺小说中浓郁的生活气息，沿着作家的审美趣味，大致归结出作者笔下人物的内在联系，指出在类似王淡人、高鹏、淡壁渔、季甸民这些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想；不求功名、急公好义、正直磊落。待人以诚、重名节、施仁爱……特别是她在后面一篇文章中更是进一步地从传统文化的渊源的角度来审视作者审美态度的来龙去脉，并讲出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指出汪曾祺笔下的旧知识分子往往带有的思想特征，“他们或淡于世事，不屑为浮名俗利而‘数数然’（如《鉴赏家》中的季甸民）；或甘于寂

寞，以清贫的风雅自得其乐（如《故乡人》的王淡人）；也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着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徙》中的淡髯渔）。这些精神特点正好是对他的急公好义、耿介刚直、不苟合于污浊世态的道德风貌的补充。一方面是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这些精彩的分析可是我从来都不曾想过的。我想，评论家的对象不仅是批评的对象，而且也包括了对这同一对象而发出的其他同行们的声音。季红真对汪老的评论似乎是永远地打消了我对汪曾祺作品再作评论的念头，因为我已无法翻越季红真两篇评论的“高山”了。

季红真评汪曾祺的文章大概是写于八二年到八三年吧，从那以后至今，其中也有很多评论汪曾祺小说的文章问世，不过在我的印象中已记不得许多了。一直到今年，我有机会在编一本叫《文学角》的刊物，王安忆有日兴奋地告诉我，她写了一篇题为《汪老讲故事》的文章（实际上她已预谋很久了），她的兴奋自然引起了我为约稿人的兴奋，

经过一番努力，稿子终于到了我手里。也许包含了一个编辑的偏爱在里头，我对王安忆的这篇文章评价是很高的。如果说季红真对汪曾祺的评论是一种升华的阐发、是凭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目光铸造可供发挥批评家自身与众不同的思辨才能的话，那么王安忆则全然没有这些，她以一个熟悉写作的行家的目光来剖析汪曾祺写作上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王安忆的批评特色在于她并不怎么关心自身，她所关心的只是汪曾祺如何创造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她一开首就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总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最最轻松地带了读者走了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里，诱敌深入一般。坚决不竖障碍，而尽是开路，他自己是将困难解决了，再不为难别人，正如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折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王安忆也真是有自己的